

宁波好书

# 为宁波人画像

## ——读《阿拉宁波人》有感

袁志坚

最近几年，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作家写城市市民性格的书，比如肖复兴的《北京人》、叶兆言的《南京人》、王谦的《这就是上海人》、林文询的《成都人》等。这些书多为随笔集，作家均谙熟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群体，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提炼出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生活气息与文化氛围浸透在人们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这些书对于读者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是如何生长、演变的，无疑有所助益。

宁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浙东学派和“宁波帮”均举世闻名，宁波人的足迹遍布海内外，关于宁波人的随笔集应该会引起关注。郁伟年先生写了《阿拉宁波人》这本书，他熟悉宁波与宁波人，也热心于介绍宁波与宁波人。

郁伟年出生于慈城，1978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后，长期学习、工作、生活在宁波城区，走遍了宁波的角角落落。“阿拉宁波人”，首先是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确认，继而是对宁波文化区域人群的整体称呼；是自报家门，也是相互招呼。这五个字，是简单如实的角色亮相标志，更是颇感自豪的社会交往符号。“阿拉”，是单数的我，也是复数的我们。因此，郁伟年为宁波人画像，虽然字字句句来自个体的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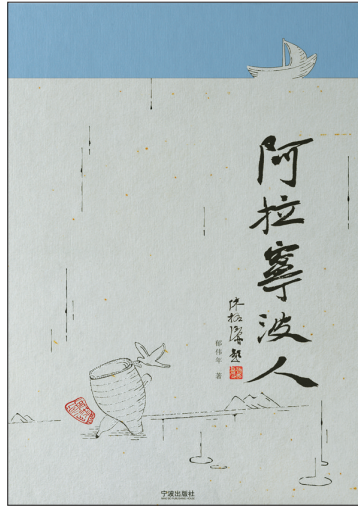
观印象和知识拼接，但也叠合了来自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记忆和多元叙述。他想写的是一本能引起天下宁波人同感共鸣的书，一本让外地人对宁波心向往之、对宁波人刮目相看的书。

在序言中，郁伟年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概括水土（自然景观）对于人（地域文化）的深刻塑造。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曾经说过，不同的地方产生了“土地”和“生命”之间不同的物质痕迹和文化景观。他说，“文化景观由自然景观通过文化集团的作用形成。文化是基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人口类型、饮食建筑、方言土音、生产方式、民风民俗、性情习惯……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赋予生命独特的文化内涵。《阿拉宁波人》的视角，正是根据以上内容，定义宁波人在世界上的位置，界定宁波人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意义。

宁波，在作者笔下既是一个历史文化语境，又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是流动的、交杂的、鲜活的。《吃咸持重》一文，将宁波人嗜咸的口味与持重的性格相关联。从自然景观来说，宁波靠海，海产品丰富，过去没有冷藏设备，腌制海产品成为宁波人日常的“下饭”。能吃咸，就是会过日子、会打算，经受了艰苦。宁波谚语说，“生煎，熟补，咸经吃”。作者从宁波

人的日常饮食习惯中发现了务实持重的精神，管窥一斑，别有思考。在《开放包容》一文中，作者阐述了宁波的自然地理禀赋、港口条件以及在东西方文明（特别是东亚文明）交流交融史上的巨大贡献，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宁波人的开放性格与包容精神的形成过程，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书中写到董黯、方孝孺、王阳明、范钦、黄宗羲、张苍水等诸多历史人物，虞洽卿、王宽诚、邵逸夫、包玉刚、赵安中等现代宁波帮人士，以及当代的市民道德模范和各行各业新闻人物，如此众多知名不知名的面孔，穿越时空，同框合影。作者借助这张合影，绘制了宁波人一脉相承的基因图谱。

本书写到的宁波地标甚多，三江口、老外滩、天一阁、鼓楼沿、河姆渡、它山堰、古慈城、招宝山……这些地标，是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统一体，代表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郁伟年认为，“自然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特征，性格特征决定一个地方的文化气质，文化气质又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地方的内涵外观”。在文化地理学中，地标是人在自然环境中留下的印记，地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及表现的外在景观，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和共同体想象，必然让这个地方的本土成员耳濡目染、外来移民入乡随俗。因此，写地标就是在刻画人的胸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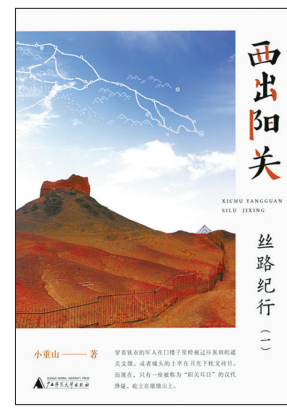
象、心底城池。作者的取景器确定了地标的景观范围，也聚焦到人的主体意识。

既然是写人，就离不开故事。全书的笔调就是轻轻松松“讲大道”，正史记载、民间传说、新闻报道乃至街谈巷议，各种素材信手拈来。作者兴之所至，还使用了不少宁波民谚、俚语，正所谓“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作者采风问俗，善接地气，又居高望远，视野开阔，故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画人难画骨，画骨难画心”，作者化难为易，不以断章破句代常谈，却以讲故事的方式引人入胜。

《阿拉宁波人》是颇有意思的普及性读物，特别值得本地学生和新宁波人阅读，有助于了解宁波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若是对宁波“老底子”文化有所研究者，可品味作者文字里厚笃笃的宁波味道，也可与他讨论商榷，毕竟在各人的心目中，宁波人的样子不可能只有一个模板。

荐书

## 《西出阳关》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这是诗人艾青先生的名言。出阳关、走丝绸之路是很多旅人的梦想。在旅行作家小重山眼中，丝绸之路能激发他探索世界的欲望，当然，我觉得古道还能激发他的写作欲望。

我紧随小重山，在古城间行走，在文明间穿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歇后语让宝鸡钓鱼台远近闻名。小重山所写的《渭水垂钓，不钓鱼儿钓王侯》写的就是钓鱼台景点，他将此处与游历过的严子陵钓台相比，说这种等着求贤若渴的君王“上钩”的事情一旦泛滥，就会有借此“沽名钓誉”者。不过，姜子牙和严子陵的垂钓不是一码事，姜子牙钓的是荣华富贵，严子陵钓的是逍遥自在。他们，再加上历史上的其他垂钓者如庄子、韩

作者	小重山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月

信、任昉等，一起构成了历史文化的璀璨星空。

在写到敦煌时，小重山用了“伤心国学”四个字，“伤心”的不只是敦煌血腥的战争史，还有那些被夺取到海外的敦煌莫高窟文物珍宝。小重山评价斯坦因，说他“不择手段的劫掠，变相地让敦煌学走出了国门，成为学术潮流，然而此举本身对国人的伤害却难以愈合。这样的分析无疑是理性的。那些远离故土的敦煌遗珍，那些笼罩在敦煌上空的失落，终究是因为当时国力羸弱造成的。小重山在最后用博大浩繁、悲古伤今、掩卷沉思总结莫高窟之行，这样的收尾如国画之留白，自能引发读者联想思考。

在阳关遗址，小重山看到的是墩墩山上的一座土墩，这与他的印象里文人描述的阳关大相径庭。他远眺阳关，看到了走近墩墩山的游人，和山似乎组成了一个“感叹号”，这让他觉得天地高古旷远，令人敬畏。

阳关内外的17座城市、11处世界文化遗产，浓缩在25万的文章中，这也使得《西出阳关》一书看上去颇为厚重。

（推荐书友：李晋）

品鉴

# 如烟往事记旧人

## ——读张守仁《名作家记》

袁恒雷

2019年初，张守仁历经三年写作完成《名作家记》，从接触过的上百位作家、编辑、友文中，选取了40余名作为代表予以记录梳理，回顾了40多年来他与这些名家的交往历程，“写下长达40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本极具个性化的写人记事

文集，堪比一部长个人视角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简史，是研究相关作家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张守仁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在张守仁的记述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小到登门组稿约稿，大到一些文学会议的盛况，比如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的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的颁奖会议，引发了“群英荟萃、记者云集、举城欢腾”的效果，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时代景象啊！

本书记述的各个作家多有鲜明特点。比如倚马可待的张笑天，源于功夫在诗外；再比如生态文学的几位重要作家，苇岸、邓刚、郭雪波、徐刚、胡冬林等人，他们写作的领域不同——森林、沙漠、河流、大地等，他们的故事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大地的赤子，都以各自的方式热爱着这片土地。所以，在书中，作者多次强调，通过采访众多作家，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爱国。“所谓爱国，就是爱我们脚下的绿色土地，爱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鹤，爱白鹤飞往的、远方黛黑的山岚，更要锦绣河山上勤劳、实干的伟大人民。因此，我对那些以民

为本，将自己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且给予我温暖、友情和支持的作家朋友们，永怀炽烈的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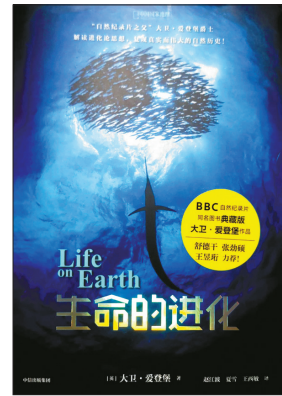
张守仁的文章既是个人化的，又留有显著的时代印迹。他记述的许多轶事是鲜为人知的，譬如他和铁凝都擅长跳舞，并在南京笔会时斗过舞——再现了他们年轻时候的热情奔放；铁凝送他的赵州梨，因为他在地铁上贪恋读书，下站时慌乱中忘了拿，事后懊悔不已，又不敢告诉铁凝，怕辜负了人家一番美意。作者运用倒叙、插叙、顺叙等多种写人记事手法，甚至动用说书人、小说技巧等多种艺术手段，使得文本趣味十足、故事性十足，诸多作家的形象在他的讲述中变得立体饱满起来。

张守仁在记述这些往事的过程中，还配发了许多罕见的照片。如他在一本文史杂志上，看到一帧1993年11月冯牧和陈荒煤受中国作协委托专程去上海探望九十大寿的巴金的照片：三位作家笑容可掬，神态自若，是极为难得的作家群像；在讲述冰心故事时，配发了冰心一张精美的油画肖像——刊登于1989年第一期《十月》封二。两位世纪文学老人的图片非常珍贵，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是第一次看

到。这些鲜见的照片，让本书具有了可贵的收藏价值。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虽然每篇文章是以一个作家为主题，但作家们显然不是孤立的，往往一个作家，跟着带出一群作家的相关轶事。比如在讲述徐迟时，很快引申出了汪曾祺、蔡希陶、冯牧等一批作家的故事，这种以点带面的写法大大丰富了文本。同时，也正是因为在张守仁在多次笔会采风时与作家们日夜相伴，与他们交流创作心得，才能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他对作家们的创作能力、创作特点非常熟悉，态度也非常诚恳。当杂志缺少某类好稿时，他会找准相应的作者寄赠样刊，并附上热情洋溢的约稿信。甚至会登门拜访约稿，切实体现了对创作的尊重，作家们自然也乐于回馈这样的知遇之恩。编辑与作家之间，不仅仅是普通的编写关系，更成了挚友、诤友。同时，张守仁也见证了作家作品的不断诞生、生活境遇的不断改善。

通过张守仁的行文，我们一起追忆了一段难忘的文学岁月。众位作家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后，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集体爆发，无数名篇佳作诞生。张守仁身处其中，全程参与、见证了其中的诸多大事小情，并通过本书，翔实记录了那个黄金年代。



## 《生命的进化》

作者	(英)大卫·爱登堡
译者	赵江波 夏雪 王西敏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日期	2020年4月

到新人类的足迹，从菊石化石，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岩画艺术——全书以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彰显着生命的伟大进程。

作者所撰写的文字，严谨科学同时又不乏幽默风趣。在讲述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物时，还会间杂人文历史。正如大卫·爱登堡在后记中所说：“我们吃的每一口食物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依赖于自然界，我们的健康取决于自然界的健康。迄今为止，我们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单一物种。这种强大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责任。现在，是由我们来照顾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时候了！”《生命的进化》展现给人们的不只是自然界的美景和自然界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它告诉人们：在赞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也要明白人类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人类不该忘记自己的来处——永远敬畏生命，永远敬畏自然。

（推荐书友：姜琪）

## 《不正常人类症候群》



作者	张寒寺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月

微电影。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保持着对人性的反思。阅读中特别有感触的是医生的回函和讲故事的小朋友，都是细腻极思，值得回味，也暗叹作者脑洞之大。

机器的有情、老人的执着、空间与时间交错的人性……每一样都让我联想到银河警星。印象最深刻的是书尾番外篇关于莱昂特·布兰朵的故事，他是作者打算抱着看综艺节目的心态去翻阅，却不想作者原来是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高手。从太空到深宫，从科幻到抒情，不论是神秘离奇的冰冷机器人，或者是荒诞不经的星际大餐，还是深宫里试毒的年轻姑娘，作者看似轻松平常的语句背后，却深埋着对战争人性的刻画，从而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比动物还冷酷无情的人展开另类讽刺。

当然，作者的神奇手法还不止这些，全书28篇短文中不乏以反转结局为出彩点的故事。铺叙越平淡，悬疑就越浓厚，所带来的震撼可谓不小，非常适合拍成

（推荐书友：小宇）

书人茶座

# 读书未必“有用”

林 颀

近读《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如沐清风，徐徐动人。

其中有一封为徐林复宋远信。谷先生言：“读书未必有成，因之也未必有用，但我以为这总是人间最好的东西，值得用最热切的感情去爱。”此言仿佛天籁，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喜欢读书，信手写些读后感，偶有小成。常有网友咨询一个普遍的困惑：读了很多书，好像没什么用。请问，怎样提高读书的效率？

提问的人，大半不熟。这个“有用”的标准，我很难拿捏，到底什么样的书才算有用呢？就像别人让我荐书，我总是为难。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众口难调，读书是那么私密的一件事。只好泛泛地说，关键点，做到“主题阅读”。

2020年春天，很多人在读疫情

相关的书籍。读读《鼠疫》，读读《1918年之疫》，对于理解这场疾病有用。我的建议是，若想弄清问题，要多读，十几二十本吧。比如，《医学史》《瘟疫与人》等历史书，《逼近的瘟疫》《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社科书，还有《失明症漫游》《霍乱时期的爱情》等文学书；进一步，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和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揭示了流行疾病所隐藏的政治修辞、民族主义和官僚之恶……

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形成回路，阅读的方法很简单，但大多数人畏难却步，只读一两本，认识还是肤浅。按我的方法去读，会很全面、深刻，背景类的介绍也不用重复阅读，实际上很省时。有些人怀疑或嘲笑我，认为一年读几百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打个比方，你总不动么，跑上几步就大喘气，还说别人怎么可能一口气跑十几公里。你压根儿不知

道别人天天锻炼，天天在跑，自然驾轻就熟，很快就能到达终点。说不定，还能说出这一路看过的风景呢。

读书目的有所不同，从学习或研究而论，效率当然要紧，须追求“有用”。有本书叫《怎样读书》，汇总了胡适、蔡元培、朱光潜等民国学者的现身说法，有兴趣者可找来一读，结合实际，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

若从“爱书”而言，有没有用就不打紧了，最好的状态，反而是“无用”。

总奔着“有用”而去，功利心太强，会让人焦虑，会丢失心意。不管什么事，喜欢总是最本能的。随手捡起一部随笔，《朝圣者的碗钵》，大诗人菲利普·雅各泰倾倒于艺术家乔治·莫兰迪的画作，雅各泰说：“我发现一切人类的不幸均来自一个原因：他们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在家中休憩……”你看，答

案多简单。专注必要之事，栖居真实之中。

读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爱读书的，不妨多读。不爱读书的，也无妨。人生可以有诸般乐趣，旅行、种花、观影、聊天，读书并不比别的更高尚，读书只是比别的事物于我以更大的空间。肉身居于斗室，灵魂却仿佛开了天窗，望向极远的去处，望向自己的内心。

我在“有用”的书上画线，勾画记忆，建立联系。因为活着，首先要要有物质资料。我把读书当事业，谋生存，求进步。读书在物质上没有太多回报，甚至从耗费的时间与精力看，是“亏本”的。谷先生的“读书未必有成”，真是自忠告。只是啊，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读啊读，“风吹哪页，就读哪页”（隐地语），我好欢喜。

就这样，我用最热切的感情，去爱人间最好的东西。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